

汉语知识讲话

词是什么

洪笃仁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 绪论	1
二 词的语音形式	9
(一) 词的语音外壳	9
(二) 单音词和多音词	11
三 词的构成方式	19
(一) 合成词的构成	19
(二) 联合式的合成词	26
(三) 偏正式的合成词	31
(四) 合成词的其他构成方式	39
四 词和词组的区别	49
(一) 词具有整体的意义	49
(二) 词内部的结合有不可分离性	52
(三) 词具有独立的形式	56
(四) 构词关系的表示法有自己 的特殊规则	59
(五) 介于词和词组之间的现象	64

一 绪 论

汉语里的一个词是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初级中学课本《汉语》给词下了一个定义：“词是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我们觉得这个定义固然不算尽善尽美，却是相当完整的，因为它：（一）表明了词在形式上和意义上都具有独立性，它是词汇单位；（二）表明了这独立的形式和意义从造句的角度看，是造句的最小单位。

但是，这个定义尽管看来相当完整，而要拿它去判别某一个语言单位是一个词或是一个大于词、小于词的单位，却仍然模糊。例如一般人常常把“词”和“字”混为一谈，或者把“词”和“概念”混为一谈。

词和字也的确有容易混淆的地方：词有词音和词义，把汉语的词记录下来的汉字也有字音和字义，而汉语有许多词是单音的，在书面上，这些单音词一般是一个词用一个字表示，甚至有些多音词人们也用一个汉字去表示，比如有人把“人民币”写成“帀”，“干部”写成“邾”。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一个字就等于一个词。人们也常常把口头上说出来的每一个音节叫作“字”，似乎话也是用“字”来讲的。但是词和字并不相等：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

用的单位，汉字却不都是能独立运用的。汉字和汉语的词有下列区别：一、有些汉字是不能单独表示一个词的，如“彳、亅、杳、晃、蜈、蚣、橄、榄”；二、有些词虽然是单音词，却是要用两个汉字表示的，如 huār 要写成“花儿”，shìr 要写成“事儿”；三、有些汉字虽然是两个，但所表示的却是同一个词，如“烟、煙”（异体字）；四、同一个汉字有时可以表示意义不同而声音相同的两个词，如“花钱”的“花”和“一朵花”的“花”，“开过会”的“会”和“会不会”的“会”；五、同一个汉字有时可以表示意义上有联系而声音不同的两个词，如“好”（hǎo）、“好”（hào），“分”（fēn）、“分”（fèn）；六、同一个汉字有时可以表示意义上未必联系而声音也不相同的两个词，如“很重”的“重”（zhòng）和“重说一遍”的“重”（chóng），“香火很盛”的“盛”（shèng）和“盛一碗饭”的“盛”（chéng）。由此可见：汉字和汉语的词并不都是一对一的。

词和概念也不都是一对一的。词和概念是互相联系着的，可并不相等。有时候概念变了词并没有变，例如现代汉语中“共和”所代表的概念不同于两千多年前的所谓“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所代表的概念也不同于两千年前的所谓“汤革夏命”的“革命”。有时候概念并没有变而词却变了，例如古代汉语叫“走”，现代汉语叫“跑”，古代汉语叫“目”，现代汉语叫“眼睛”。可见词并不等于概念。又比如“在走廊上”和“在走廊下”，“上”“下”两个词在这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标明的概念是一样的，“衣服”和

“衣裳”，“课堂”和“教室”，也是不同的词标明同一个概念；“对象”一词，可以指追求的心目中的爱人，也可以指各种动作（如研究、批评、攻击、帮助等等）所及的事物或人；“弓”可以指一种射箭或发弹丸的器具，也可以指一种丈量土地的器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概念，“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只是一个概念，但用来表示这概念的并不止一个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是一个词，这是把词和概念的联系误认为是“对等的”的结果。

那么怎样才能够分辨出某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一个词呢？比如怎样才能够判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语言单位是一个词、两个词还是三个词、四个词呢？我们觉得：词是词汇的单位，也是造句的单位，词同时又是它自己的词音和词义的结合体；因此要分辨某一个语言单位是一个词或是一个词组，必须从词音、词义和语法各方面去考察才行。自然，各种语言的词有它自己的存在特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如通古斯语族的鄂伦春语，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等，词在语音外壳方面有元音和谐的特点，因此要判定是否一个词，单从元音和谐去看是行的。如鄂伦春语 [ɔɔ]（鱼）、[urə]（山）、[kara]（树枝），这些词的比较级是 [ɔɔmɲɛ]、[urəmɲə]、[karamɲa]；维吾尔语 [qollunuɣ]（采用）、[K'Ørsyt'yɛ]（指明），它们的被动式就是 [qollunuluɣ]、[K'Ørsyt'ylyɛ]——一个词所包含的元音全得属前元音组或后元音组：[ɔ]和[ɔ]呼应，

[ə]和[ə]呼应,[a]和[a]呼应,[o]或[ɔ]和[u]或[y]相呼应,等等^①。在日耳曼语里,具有完全的意义而又是名词性的(不是代词性的)单位,假若没有重音,往往标志着那只是词的一部分,如英语的 *railway* (铁路), *blackboard* (黑板), 在 *-way*, *-board* 上没有重音,这些成分只是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词^②。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要单从词音外壳方面去判别是有困难的:从词中轻音、重音的位置,从词的音节的多少,以及从双声迭韵去判别是否一个词都会遇到困难^③。赵元任认为可能的语音停顿可以用来区别两个自由使用的词素组合是词还是词组:如果是词组,第一个音节可以拉长,接着说第二个音节;如果是个词,中间一拉长就得打头上重说。他举例比较:

“没——山”,是词组。

“煤——煤山”,是个词。

这意见可以参考。^④从词义去看,“苏联”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意义完全相同,但前者是词,后者很难认为也是一个词而不是词组;可见单从词义去判定某一语言单位是否一个词也是有困难的。由于词是造句的单位,因此,词在语法方面所表现出

① 参看罗常培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第31、32、36等页,中华书局。例子用国际音标记音。

② 参看陆志韦等《汉语的构词法·附录》,第145页,科学出版社。

③ 参看史存直《什么是词儿》,见《中国语文》总第45期。

④ 参看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第84页,商务印书馆。

来的特点的确是确定词是什么的重要手段，应当予以重视。例如“松树”是一个词，因为它决不能隔开来为“松的树”^①；“吃葡萄”是两个词，因为它可以用“吃橄榄，吃香蕉，吃桔子……”和“买葡萄，卖葡萄，摘葡萄……”去替代而仍然能够表达意义，却不能说“吃橄榄，吃橄榄”，可见“吃”是一个词，而“葡萄”也是一个词^②。但是，光凭这些特点的一点还不够确定某一个语言单位是否一个词。例如“软糕”可以隔开，说成“软的糕”，“黑板”可以用“铁板”“黑布”去同型替代；但“软糕”（如“硬了的软糕”）、“黑板”显然都是词，不是大于词的单位。因此我们觉得要判定某一个语言单位是否一个词必须从词的存在形式去全面考察；事物的特点是多方面的，要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都决不能单从一点去看。

前面说过，词是词音和词义的结合物。从词音和词义的关系看，词的语音形式是词的外部形式，而意义是词的内容。词还有它的内部形式，这就是词的构成方式——用什么成分，怎样结合为一个词。这个问题，留在下边讨论。

词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词汇意义”，它反映了被它所标志的客观现实，在初级中学课本《汉语》中管它叫做“词的意义”；另一种叫做“语法意义”，在初级中学课本《汉语》中列为“词的特点”。例

① 参看王力《中国语法纲要》第22—23页，开明书店。

② 参看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第6—9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6月。

如“盖”表示一种动作，“盖儿”表示一种东西，“吃饭”表示一种行为，“吃了饭”的“了”表示行为已经结束，“吃着饭”的“着”表示行为还在进行；“东西”“动作”“行为”“行为已经结束”“行为还在进行”等等意义，都是语法意义。

一般地说，词汇意义也就是概念；因为词所标明的并不是具体的个别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形象（观念），而是标明客观对象的常见的共同属性。正是这些常见的共同属性，使人们在头脑中能够把某些对象看作是同一类的东西，同时把它们跟另一些对象区别开来。例如“马”这个词并不止标明某一匹马在人脑中的形象，它可以标明各色各样的马。也就是说，“马”这个词所标明的是马的概念；因此，可以说“白马”、“黄马”，不可说“马白”、“马黄”，而必须说“这一匹马是白的”、“那匹马是黄的”。说“马白”、“马黄”就等于说“所有的马都是白的”、“所有的马都是黄的”。当然，“兽类”一词比“马”更概括，“动物”一词比“兽类”更概括，而“生物”一词又比“动物”更概括了：这是词义和概念的分类等级。也有一些词是标明具体的个别对象的，如“孔子”、“长城”、“天安门”等等。由此可见，词的词汇意义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那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词不是通过自己的语音外壳，也不是通过自己的语音外壳的书面符号，而是通过自己的词汇意义，即通过所标明的概念来表示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因此可以说，词和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概念用词以及词组来表现，

而词义正是概念在词里的表现。当然，前面说过，词和概念并不是一回事。某一个词虽有确切的词义，而实际上却存在着对该词所联系的概念的理解有程度差异。例如物理学家对“电子”这个词所联系的概念的理解，其深度显然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

那么词为什么有词汇意义又有语法意义呢？我们知道，词还不等于语言，某种语言的词必须按照那种语言特有的语法规则组合为句子，才能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巩固起来，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比如，单说“天”这一个词，如果没有具体的言语环境，人们就无从了解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如果说“天冷极了。”这是用汉语的词按照汉语的语法规则组成的句子，因此才具有可理解的性质。由于词经常处于句子之中，词才具有一定的语法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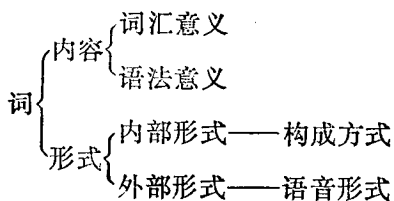
分别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是很有必要的。有些话说错，主要不是词汇意义用错，而是语法意义用错。例如：

- (1) 他的工作很模范。
- (2) 他的态度障碍了学习。
- (3) 你寄来的信，我已有收到了。
- (4) 他正写了信。

第一个例句中的“模范”用错了，“模范”是名词不是形容词，在这里不能直接作谓语，也不能接受副词“很”修饰。第二个例句是误将名词“障碍”用作动词，因而错误地用作谓语并附着表示行为完成的“了”上去。第三个例子误将动词“收到”用作名词，因而错

误地在可以直接作谓语的“收到”前面加了动词“有”。第四个例子“写了”表示行为动作已完成，而它的修饰成分副词“正”却是表示行为动作在进行中。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词的语法意义而产生的。

词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排列如下表：



最后附带说明：字典收列的条目当然是以汉字为单位的，而汉语词典所收列的条目，也并不都是“词”。语文词典的主要任务在于释疑解惑，是为了解决人们在阅读和写作时遇到的语文方面的问题而编纂的。因此，凡是需要释义的语言片段，都可以收录，不管它是词、还是比词小或比词大的单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它所收录的条目，主要当然是词，但是也收了一些具有构词能力而不能独立使用的单字（词素），以及一般的熟语和专名。如“踟躇”的“踟”、“齷齪”的“齷”等单字；“驴唇不对马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熟语；“阿拉伯数字”、“标准大气压”等专名。以为语文词典作为条目收列的，一定都是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 词的语音形式

(一) 词的语音外壳

一切的词都有声音和意义。没有意义的声音不是词，而如果没有声音，意义也就无可依存。因此，词的语音形式，也就是词的语音外壳。从每一个词的语音外壳来说，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所包含的音素不许可拆开或颠倒。例如“要”(yào)这个词的语音外壳由三个音素组成：y-a-o，yào 是一个整体，说成 oà y，听起来就象另一个词“外”(wài)，说成 o-ya，听起来象是另一个词“乌鸦”(wuya)，说成 aoy 就根本不是词了；y-a-o 这三个音素结合在一起作为“要”这一个词的语音外壳也不容许减少或增加。同时，在汉语，声调是词的语音结构的成分之一，yào 作为“要”这个词的语音外壳是和“高降调”(去声)结合在一起的，它如果和“高平调”(阴平)、“高升调”(阳平)、“降升调”(上声)或其他调型相结合，就不是“要”这个词的语音外壳。总的说来，只有把 yào 看为是一个整体，它才是“要”这个词的语音外壳。

词的语音外壳和词义的关系不是内在的。这可

以从两方面说明。首先，在汉语，比如管山叫作“山”而不叫作“水”，管东叫作“东”而不叫作“西”，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并不是“山”“东”这两个词的语音外壳和词义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许慎《说文解字》：“山，宣也。”刘熙《释名》却说：“山，产也。”可见这种“声训”，只是拿音近的字来比附解释，并不能证明事物的名称和事物的性质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其次，在现代汉语，“山”这个词普通话叫做[shan]，上海话叫做[sɛ]，广州话叫做[san]，福州话叫做[san]，厦门话叫做[suã]；根据语言学家的构拟，在上古汉语中，“山”叫做[sain]。为什么汉语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方言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可以有不同的语音外壳呢？这就因为词的意义和它的语音外壳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词的语音外壳不是被词义决定的。这里必须说明：词的语音外壳是词的外部形式，但外部形式不等于不重要，相反地，它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语音外壳，词的意义便无所寄托。语言能够作为交际工具，正是依靠它的语音外壳，交际的对方也是通过语音外壳去理解词和句子的意义的。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①这说明了词的语音外壳和它的内容固然没有必然的关系，却是社会的、历史的习惯形成的，个人不能加以任何改变。所以学习正确掌握每一个词的语音外壳，在语言交际的实践中是十分重要的事。

① 《荀子·正名篇》。

(二) 单音词和多音词

1. 单音词和多音词的关系

从音节的多少来看，普通话的词有“单音词”和“多音词”两种。例如：

单音词：

我 你 山 水 冷 热

多音词：

玻璃 胡涂 仿佛 迷离 茫茫 每每
袞袞 宝宝 大大咧咧 花花绿绿 密密
麻麻 轰轰烈烈 绿油油 密匝匝 懒洋洋
慢慢腾腾 祖国 语言 特点 拥护
热水瓶 无线电 拖拉机 科学家 社会
主义 孟什维克 知识分子 亚细亚洲
布尔什维克 非生产性的 联合收割机

汉语词汇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展多音词，例如用“太阳”代替“日”，用“傍晚”代替“夕”，用“想念”代替“思”，用“野鸡”代替“雉”。现代汉语的某些多音节词是在古代的单音词上添了一个前加成分或后加成分而成的；例如由“虎”“鼠”变为“老虎”“老鼠”，由“木”“桌”变为“木头”“桌子”。多音词的增加还用了其他方法，例如把“学”和“习”两个同义词合成“学习”一个词，把“语”和“言”两个同义词合成“语言”一个词，把“利”和“益”两个同义词合成“利益”一个词，把“美”和“丽”两个同义词合成“美丽”一个词；

把“是”和“非”两个反义词合成“是非”一个词，把“褒”和“贬”两个反义词合成“褒贬”一个词。这些不同的现象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趋势：把单音节的词多音节化。

汉语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扩展多音词呢？第一，因为多音词的扩展可以补偿由于语音单纯化而产生的缺点。我们知道，古音比现在普通话的语音复杂得多，从中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语音逐渐趋向单纯化。比如现代汉语的同音字“布”和“步”，“戴”和“代”，“帝”和“第”，“旦”和“但”，“钓”和“掉”，“急”和“及”，“救”和“旧”，“眷”和“倦”，“贩”和“饭”，“斧”和“腐”，在中古汉语是不同音的，前一个字的声母是清辅音，后一个字的声母是浊辅音，现在浊音都变成清音了，它们就成为同音字；“蜘蛛”和“知之”，“致、置”和“至、志”，“长、场”和“常、尝”，在中古音声母不同，现在也成为同音的了；“基、欺、希”和“积、妻、西”，原先也是声母不同的，现在混同起来了；在中古，“淡、贪、南、蓝、点、添、念、廉、甘、堪、含、尖、签、险”的收音是-m，“丹、坦、兰、颠、天、年、连、干、刊、寒、笺、千、先”的收音是-n，现在一律都收-n了；中古汉语入声字的收音有-p，-t，-k，如“答、纳、杂、接、涉、业、帖、协、立、十”的收音是-p，“达、割、瞎、拔、察、灭、列、杰、发”的收音是-t，“莫、托、洛、作、恶、剥、桌、略、郭、约”的收音是-k，现在这种-p，-t，-k 丧失了。这就是说，语音单纯化的结果，会使许多原先不同音的词变成同音的。自然，一个语言

要完全没有同音词是困难的：事物无穷而一种语言所用的语音有限，不但由于语音的变化可以产生出同音词，就在事物命名的时候也已经可能有同音的现象；但是，一个语言的同音词是不可以太多的。词类不相同的同音词问题还不太大，比如“伸、深”固然同音，但“伸”是动词，“深”是形容词，这两个同音词在具体的句子中能够明确表达意义。词类相同的同音词就很容易相混了，“角”和“脚”同是名词，“试”和“识”同是动词，“青”和“轻”同是形容词^①，如果说话的人在语句措词上略加注意，比如说成“这是兽类的 jiǎo”“这是走路的 jiǎo”，当然不成问题，前句是“角”，后句是“脚”，如果说成“这是 jiǎo”，听者就很难了解究竟是“角”还是“脚”了。总之，同音词太多，就会影响到语言的明晰，损害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汉语在它语音向单纯化发展的同时，在词的形式方面就用扩展多音词来解决语音单纯化和由此引起的同音词增多而影响词义表达的明确这一矛盾，以此来改善自己并继续按照自己的特点向前发展，例如不用一个音节的 yī 作某些词的语音外壳，而采用了多音节的形式：

衣服 yīfu	依照 yīzhào	依靠 yīkào
依从 yīcóng	医治 yīzhì	医师 yīshī

第二，随着汉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汉语不断地产生新词来表现汉族人民新的物质生活

① “伸，深；角，脚；试，识；青，轻”原先是不同音的词。

和新的思想意识。新词是在旧有的词汇成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把旧有的词汇成分结合起来所造成
的新词当然都是多音词，这就使汉语词汇中的多音
词的数量不断地增加。例如：

火车 huǒchē	轮船 lúnchuān
飞机 fēijī	电灯 diàndēng
钢材 gāngcái	原煤 yuānméi
电站 diànzhàn	马力 mǎlì
规划 guīhuà	动员 dòngyuán
相应 xiāngyìng	具体 jùtǐ
考验 kǎoyàn	发展 fāzhǎn
水平 shuǐpíng	指标 zhǐbiāo
过程 guòchéng	批判 pīpàn
反映 fǎnyìng	利用 lìyòng
质量 zhìliàng	克服 kèfú
总结 zǒngjié	鼓舞 gǔwǔ
标志 biāozhì	党性 dǎngxìng
原则性 yuánzéxìng	可能性 kě'néngxìng
基本上 jīběnshàng	生产率 shēngchǎnlǜ
重工业 zhònggōngyè	工业化 gōngyèhuà
购买力 gòumǎilì	反革命 fǎngémìng
合作社 hézuòshè	合作化 hézuòhuà
互助组 hùzhùzǔ	司令员 sīlǐngyuán
夜大学 yèdàxué	原子能 yuānzǐnéng
广播站 guǎngbōzhàn	总路线 zǒnglùxiàn
集体农庄 jítǐnóngzhuāng	

拖拉机站 tuōlājīzhàn

当然，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到现代汉语中并不都变成多音词。可以指出，那些在现代汉语中仍然能够自由运用的单音词大体上都是“基本词”，而经久不变正是基本词的特征。例如：

人	手	弟	妹	心	天	雷	电	田
土	上	下	中	左	右	内	外	大
小	多	少	方	平	生	死	白	黑
黄	好	长	来	去	向	用	在	有
分	买	马	虫	虎	鸡	铜	麦	米
血	海	门	家	刀	斗	井	斤	东
西	南	北	春	夏	秋	冬	年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十	百	千	万

这些基本词早在公元前商周时代就有了，它们一直延用到现在。这些基本词是创造新词的基础，它们都富有构词能力，能作为构词成分大量构成多音节的新词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

人：人民 人物 人类 人为 工人
爱人

手：手艺 手工 手帕 助手 放手
拖拉机手

牛：牛乳 牛皮 乳牛 公牛 母牛
耕牛

水：水分 水平 水库 墨水 药水
汽水

白：白菊 白热 白猫 清白 明白